

鮎埼亭集

二四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於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戶外之履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陵自欲爲昌黎乃以我爲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爲竹垞將屈公爲周簣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

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畱心史事嘗舉集古錄序以爲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構獨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卽婆娑其間少有所得若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戚畹之營建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以問敬身輒欣然肱篋旁推曲證如賓諸掌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入深處有事於摩挲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迸

散敬身不知也日閒旣多俗務夜分卽手鈔之十年閒
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
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閒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
志熹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爲柱礎之用又況其餘
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
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諧敬身曰周簣特
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
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
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錄示予且令弁一言於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辛亥南下太鴻方臥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振觸於平山之諾因輒濡筆爲文以寄之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證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惓惓於蘭槳桂棹之間繁舉而屑數之說者以爲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間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於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呂妖

亂法雲山光諸寺爲墟淮張割據虎邱亦遭城築獨西湖自開闢以來竝無血瀑魂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視爲福地者然而時值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楝葉者觀競渡妖姬操櫓歌兒蕩楫唱河女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其匆忙而舟子聲價俱爲雄長若其運會稍涉陵夷則冶遊漸復闌散敗艘蕭寥聊備不時之需卽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日荒江不覺減色是以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以驗中州之盛衰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卽太鴻之

志也夫嗟夫太鴻以揆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櫛
笠流連於搖碧之齋不繫之園而予歷陸風塵未有寧
晷太鴻覩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薈萃
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旣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
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之蹈
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此猶其小
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汙於僞命至今遺議未已
松谷爲之一洗其沈屈其言平允足比於眉山之雪太

白子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
乘閒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致遭維繫斯烈士
之所以致戒於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
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
於生平波蕩之後籍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
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
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古松
紫竹同屬唐人佞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
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宇
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概而說詩者所當

知因松谷之索序也爲并及之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世傳荆公讀昌谷詩所譏雁門太守行語蔡寬夫詩說辨之以爲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荆公所有然未有以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荆公有取於此句則世所傳眞老頭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予爲序予書此簡請以附之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

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爲序樊榭所

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爲最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錄山經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蓋輯香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竝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竝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

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
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
相率爲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
年中更番間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
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爲道蓋性靈之所在不
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卽景卽物會心不遠脫口
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爲是
蓋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
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
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

也既各爲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爲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爲人所

賺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僑居吳中
聞之悵惋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鈔副本藏家
而命予弁首予聞侍郎爲掌科出視河南學政清苦無
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及入爲少宰回翔
槐棘之間聲名反減於前說者謂侍郎以二十年偉望
深荷

聖祖眷睠諦觀晚節不無慚德又或者謂侍郎暮年善
病門舊弟子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爲難保
一有疏虞百口莫雪雖欲爲之鑒原終何辭於責備此

可以爲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如
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歛衽者莫如秀水二家之外無
或先於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善乎
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勲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
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
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寧非後死之
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木強無情之言不
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共爲歛衽於邑久之抑予又
聞侍郎之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

厲徵君樊榭以計車北上侍郎觀其詩深賞之置酒殷
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
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
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府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
梯接爲恨一坏未乾空庭可張雀羅蓋有荷其卵翼之
恩官至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
雅之僻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畱連寤慨空堂相對執
卷踟躕可爲長歎者也

楊企山文集序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於江都

出其詩古文詞如千卷令予爲之序向嘗與臨川李丈
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繼官翰
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楊氏最先
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韓氏浙中則
錢唐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勵氏近日江南
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一門四世七人其
登一甲者二人尤爲希邁雖然今世詞苑之以資地自
雄自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謂亦自有明始洪永以
後東里蒙泉西崖守溪匏菴圭峰諸公質有其文一本
高曾之規矩過此以往漸以就衰荆川大洲南沙不過

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不復爲通人所寓目澹園石簣
思爲中流之一壺而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蒼霞黃離春
容大雅之音而根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
醇蒙叟力追八家而累於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
乃知浪負清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晚
所及見者似少孱焉望溪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學史
學發爲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稟學士之教涵
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爲世俗之文章所汨沒而卓然
有得於汲古者行且爲詞苑吐奎婁之氣而一洗折楊